



中華基督教會全完中學

CCC Chuen Yuen College

文粹

2022 - 2023
第一期

編者的話

闊別三年，《文粹》終於付印出版了。今期的內容豐富，除了有 2022-

2023 年度閱讀寫作班同學作品外，亦會刊登 2020-2021 年度寫作班同學的佳作及網上寫作比賽得獎作品。作品不乏同學豐富的想像力，他們會幻想自己成為籠鳥、時鐘、燈掣，更有同學構想出男女之間荒誕的關係。通過實地考察，有同學在導師的帶領下，遊走中西區，寫出她對傾斜的體悟；有同學在放學後到海濱公園漫步，寫出他們的所見所聞所感。有的則嘗試以詩歌形式，寫出對樹的關心。同學的嘗試，希望能引起你對寫作的興趣，鼓勵你投稿，希望在下一期《文粹》能看到你的作品。

徵稿啟事

第二期《文粹》將於六月出版，現誠邀同學投稿，題材、體裁及字數不限，惟必須為原創作品。有興趣投稿的同學請於 4 月 26 日或以前把文章電郵或親自交予黎美鳳老師。你們的文章一經刊出，將獲一百元書券一張。

籠鳥

2020-2021 中五丁 黃欣鈴

我被困在籠裡，這不是一件多麼新奇的事。

聽籠外的人所說的話，是為了不妨礙到天空裡鐵塊的飛行的緣故。鐵塊之所以能飛行，是因為它有著跟我一樣的翅膀，而且據說，是因為我有翅膀，鐵塊才有翅膀。

只是我很好奇，既然它不能像我一樣撲翼，那它是怎樣從窗的這一端，飛到窗的另一端呢？於是我每天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盯著窗外的那片天空，看一閃而過的鐵塊是否曾有一瞬撲翼。

沒有，沒有，沒有。

鐵塊不斷飛過，留下的只有一串白色。偶爾窗外有白團飄過，然而當我埋頭吃糧再抬頭後，那些白團的位置竟就變了，每每如此，我想不透。

「叮啷啷」籠門開，飢餓驅使我埋頭吃糧。

圓滾滾的飼料永遠是同一個味道，同一種形狀。也許這世界有另一種飼料，譬如鐵塊形狀的飼料，那口感一定很有趣。又或是蚯蚓，某次牠在窗邊蠕動時，明明我從沒見過牠，食慾卻油然而生。我盯著牠那一節節的、油亮的身體緩緩滑出我的視線，無論我在籠裡怎樣踱步、尖叫，能引來的只有籠外幾聲喝罵。那次之後，我才逐漸



意識到我的慾望。

我想走出籠外，我想叼起窗邊的蚯蚓，再吃掉牠。

可蚯蚓早已從窗邊滑過，走出了籠門我也不能離開。

幾萬年來遺傳下來的本能，令我敏感地意識

到我翅膀萎縮的速度之快。我軀體雖小而籠子更小，幼時的雙翼早已因軀體變大而不復存在。配合著逼仄的空間，它蜷縮起來。也許有天它會小如我的飼料並從身體剝落，掉在我腳下而我無知地把它當成飼料之一吞食入肚。

我是籠鳥，現實是我只能吃掉我的翅膀。

背後的故事

2020-2021 中四丙 何鞠艷

第十七屆(2021)仲夏夜之夢 Crossover 全港中小學暑期網上寫作比賽 Crossover 創作大獎

伏在桌上懨懨無生氣的我抬眼朝他上下打量。那是一張生面孔，他鼻樑上架著文青通用的黑框眼鏡，纖瘦的身軀薄如紙，淡雪青色的襯衣妥貼地服在他身上，底下通著兩筒筆直幼細的黑褲管，一副弱不禁風的書生樣子，但看著還算有點精神。

一片嘈雜聲中，他似乎察覺到我的注視，微笑著對我抬了一下眉以表疑惑。我小幅度地揮了揮手又別過臉去，新來的老師大概還沒聽說過我往日的那件「惡劣事蹟」吧。

從那次不明不白地受屈起來，我偷東西已是塵埃落定的「事實」，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幾副好臉色，即使有，也都漸漸地被那些流言蜚語給洗刷淨盡。嘲弄與孤立，李勇哲能做到的事，意外地有點多。

想到許老師那沒有攻擊性的微笑，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對他有所期待，期待他能靠自己的雙眼去理解、認識他的學生。他是從別處來的大人，他會有一套不同的守則去衡量一個人的好壞嗎？

想到這裡，我又垂下了頭，把臉埋在手臂框出的小方格內，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在這壓抑的教室裏找到一絲喘息的空間。

一兩個月過去了，許老師依然保有初見時的和藹。他似乎看中了我的文靜，打算先從我入手，試圖帶起班裏的學習風氣。

「我不會是個好榜樣，老師。你還不知道嗎？我偷東西的事在學校傳得風風雨雨，這才過去半年，同學們都還記得吧。」

「雖然實際上我並沒有……」我開始哽咽，半年來因此而遭受的種種不愉快，在不恰當的時機湧上心頭。

我本以為我會是更堅強一點的人。

談過後，我還是答應下來，以後我要嘗試成為一個好榜樣，不為別的，只為那突然降下的一束光。

我把全副身心投入到學習當中，因為成績提升，部分老師開始對我改觀，而一些同學也開始

關注我，我感覺到他們夾雜著欣賞的敵意。

時間如流水般刷刷地流走了，我這一學年的努力化作一張輕飄飄的獎狀。頒獎的老師說道：「鍾同學你能找到正確的路，真是太好了，學校欣賞像你這樣積極向上的同學。」

什麼正確的路？我根本就沒走偏過，不論是拒絕李勇哲，還是放棄自殺，這對我而言都是正途，是你們把我逼上了「邪道」。



「我，從來，不做那種齷齪的事。是你們，你們一直在當他的幫兇，殘害別的學生。」我一時理智斷線，惡狠狠地回他，沒等機械化的掌聲響起，我已轉身徑直走下了台。

禮堂瞬間響起一片竊竊私語，我瞥見台上老師尷尬地打圓場的滑稽樣，換作以前，要是我當眾忤逆老師，肯定要被抓去輔導，順便記上一個大過了吧！

許老師自然是不認可我的做法，說是太魯莽了，可我已經被這不實的污點傷過太多次了，污點又生出別的污點，在別人看來，我的人品也不比那個囂張跋扈的李勇哲差。

翌日，許老師找到了我。

「你學習的初衷是甚麼？」許老師問。

我忘了，我再也不是那個沒有底氣的窩囊廢了，當初的我為甚麼成天虛度光陰，又為甚麼突然奮發圖強，一切的起點似乎都消失了。

見我沉思了許久仍不作聲，許老師搖搖頭，

讓我回去想想。他緩緩地走開了，瘦削的背影沒入遠處的陰影中，我目送他離去，這才想到自己原是為了在冤案中握有話語權，避免自己和其他人被這裡的標準荼毒才努力不懈地取得好成績。

我不該再封閉我的感官，我要好好觀察周遭的人事，把不公平一一擊碎，沒有人應該平白無故地受罪。

我立刻衝上前去，空無一人的長廊上迴盪著我充滿決心的腳步聲，踏踏實實的，很響。我要告訴他，他沒有看錯人。

後來因許老師的要求，老師們重新認真審查了我偷東西一案，李勇哲諱言其事，最終因疑點過多而判決我的罪名不成立。當然，當中隱情大家都心照不宣，學校要求把這件事壓下來，而李勇哲在公在私都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懲罰。

許老師讓我走出李勇哲的陰霾，給予我啟蒙，他給我續了一把火，今後我要當另一束光，在學校，以及人生路上一往無前。

時鐘和燈掣



2022-2023 中一甲 鄭樂怡

一年前，我在工廠誕生。那時工廠外牆的大鐘雄壯的姿態，令我決心要成為和他一樣高大的時鐘。如今我被人放進貨車裏，裏面有很多和一樣的時鐘，只是每個時鐘的編號都不同，我是001號，是這批次第一個被創造出來的時鐘。我和其他時鐘談着未來的「鐘生目標」，談着談着，我們便被送到一間學校。我一直認為我是全世界最準確的是時鐘，但這裏的生活顛覆了我的認知。從我被掛在課室的那刻，我的夢想便幻滅了。我被人校快了兩分鐘，我再不是全世界最準確的時鐘。看着天真的同學，我明白自己的任務不是

報時，而是擺設。現在同學都佩戴手錶，他們不需要我報時，加上我被掛在課室後面的角落，根本就沒有人注意到我！被人遺忘的我，跟課室的燈掣比較，他似乎更悽慘……

有人叫我嗎？哦！你好，我是燈掣。什麼？你想聽我的經歷？好吧，那我就勉為其難地告訴你吧！我被安裝在課室牆壁時，我的「姿勢」是非常「強硬」的，想按動我的人需要用非常大的力氣，我的原意是避免小朋友亂按我。但漸漸的，我心軟了，看着大家要費這麼大力氣才按動我，我實在不忍心，於是我靜靜地把強硬的姿勢放鬆。可是有一天，老師發現我的姿勢不夠強硬，他叫來維修工維修我，使我回復原狀。之後我再次放鬆，卻又被維修。我決心堅持下去，但最後……沒錯，我放棄了，因為我聽到他們說若我再要維修便更換我！我不能英年早逝的，我不能斷送我的前程。於是我的「姿態」再次變得「強硬」，但換來的卻是同學的批評！我這樣做不行，那樣做又不行，「順得哥情失嫂意」，我該如何活下去？



它在做什麼？
它在眺望遠方
還是盯着某樹？
它在休息
還是在跳舞？
既沉默又肆意
它到底想幹什麼？
明明不喜花綠的衣服
卻無法脫下。
應是也愛美的
但總躲進森林中
埋藏於寧靜裏。
有時
它與風是一對好搭檔
一起將大地埋葬
有時
它是風的綠木偶

有時
風成為它的髮型師
而溫度是風的助手
讓它緊跟不同季度的潮流。

最後
它的腦袋裡在想什麼呢？
它說想回家鄉
就被砍去枝頭
連根拔起。



漫行荃灣海濱公園

2022-2023 中二甲 郭雨嫻



剛結束一天課堂的我已疲倦不已，想到即將要迎來的測驗，更教我煩躁且愁腸百結。就這樣，帶著鬱悶的心情獨往荃灣海濱公園。甫踏出地鐵站，風吹著我的頭髮，它不遺餘力想要弄亂我的頭髮，叫我不快。踏進海濱公園，鳥兒在樹上「吱吱喳喳」叫囂，真真厭煩。

我望天空，天色暗沉，像是要下雨，也像是要打雷，森沉忿鬱。此時，我的心情也似這天空。

先走到海濱公園的中段，岸邊有個人悠閒地釣魚，閉目等待魚兒上鉤。他靜靜佇立，彷彿一尊石像，與周圍侘寂環境合為一境。我把手放在

圍欄上，憑欄遠目。手中握著的金屬，冷冰冰的，瞬間傳遍了全身，令我本來煩躁的心漸漸冷靜了下來，也有一些煩悶趁我不留意，悄悄逃走。此時，心裡只存些許「殘兵餘孽」仍蠢蠢欲動。

眺望海的對面，那些高樓大廈整齊地排列着、林立著，像是一群士兵在站崗，守護着這片寧靜的海，不許人破壞它的靜謐。「啪嗒啪嗒——」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傳來，我俯視腳底那一片碧綠，風推動著絲絨般的海面，海浪拍打著岩石，時而激烈，時而溫和；當海浪激烈拍打岩石時，白白的水花飛濺起來，像小小的毛絨球，滾到我的腳邊來時，又幻化成點點水珠。「轟隆、鳴——鳴——」遠處，一艘船正在靠岸，船身掠過海面，又拖曳出長長的尾巴。

「你看那邊！」一位女孩大叫。我順著她指的方向望去，一群海鷗飛過海面，徑直飛向遠方，飛向牠們的歸宿。牠們是自由自在的，牠們是不受拘束的，令人羨慕不已。而我，瞬間又回到現實，心一下子便又沉重起來——我想成為牠們，不受任何拘束，不須顧忌現實煩惱，也不用理會

課業壓力。但，我知道——我不能！我始終也要面對現實，但至少現在這一刻，讓我姑且逃離樊籠吧，讓我做一隻雲鳥，讓我乘著風……

旁邊的一條單車徑，偶爾有人踏着單車經過，捲起了風，風隨著他們而動，他們去哪，風就跟著去哪，就像剛才飛過的海鷗一樣，是自由的，是不受束縛的。

天色逐漸暗沉，海上的船一艘接著一艘亮起了燈。船上的燈光傾瀉在海面上，讓海面灑上一層薄薄的黃金，晃動著，叫人眩了目。小孩的吵鬧聲遠遠傳來，和海的寧靜形成對比。雖說這裡是海濱公園，但我卻覺得「海濱」和「公園」是

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，而我則偏愛「海濱」的寧靜舒適。

天色變得更加暗沉，我被迫回到現實，離開「幻境」。離開海濱時，我充滿不捨，這份得來不易的休閒時間，我究竟是要和它分別了。回望天空，這才發現天空雖仍覆蓋著一重厚厚的雲，但並沒有下雨，也沒有打雷。

風吹來，是輕柔的，不似來時的強勁，它並不會撥亂我的髮絲，只是輕輕吹過，彷彿臨行前的道別，又像替我整理亂髮，更似在安慰我那顆躁動的心，帶走了我的煩悶，我的心就這樣平伏下來了。

傾斜✱



2022-2023 中四丙 余楚欣

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傾斜的天秤，即如人類的心臟不位身體正中，父母的愛亦如是。

秋風吹起，萬物更替。樹上的葉子變色、枯萎。我與父母及妹妹一起行走在傾斜的街道，兩旁有數不盡的枯葉及大樹。葉早已落剩不多，地上的甚至比樹上的多。父親挑選了棵還算得上茂盛的樹，說是要拍照。母親抱起妹妹，和他一起站在大樹下。父親向我招了招手，著我幫他們拍一幅照片。我剛走前一步，父親便把他袋子中的手機給我，我只好從暖暖的衣袋中伸出手接過手機。

他們站在高處的山坡，其樂融融，而我站在低處，圍巾遮蓋着我大半張臉。我高舉著手機，遠處吹來的冷風特別刺骨。冷熱交替令我雙手無法適應，隨意地拍了幾張便放下手機，還給父親。父親見狀，便大聲呵斥我。我十分委屈，但又不敢哼聲。

母親從我露出圍巾外的眼睛中，看穿了我心中的想法，便替我打圓場。之後向我招了招手，我不明所以地走了過去，母親摸了摸我的雙手，說要我和她拍一張照片。縱使我十分疑惑，但仍是拿出手機，和母親站在大樹下，讓父親幫我們拍照。母親輕輕地抱着我，低聲地說我小時候也是如此拍照，我卻毫無印象。不知是時間令我記憶蓋上一片塵埃，或是我與母親太久沒有如此親密地站在一起。此話一說，



我才恍然記起，原來曾經我們也是如此親密。但何時開始疏遠呢？是妹妹出生後？還是我整天把自己困在房間裏，不願交談後？我不知道從哪時開始內心一直有種無法言喻的感覺，酸酸的；而這一刻我的臉上有一絲暖流流過，母親溫暖的手擋住了冰冷的風。

母親與父親向我道歉，似是被我突如其來的眼淚嚇倒了。看着他們，我才驚覺，平日的早餐、晚餐無不是我愛吃的東西。我說了句很喜歡這個東西，第二天我就能在書桌上看見。我曾經以為愛是要說出口，或是來一個擁抱才能表達，就如他們對妹妹的呵護，但原來愛可以是不留痕跡的，表面上可能看不出來，但用心感受，卻能在細微末節的地方發現愛。

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傾斜的天秤，不管你處於天秤的高處，還是低處，你同樣得到重視、保護。



夜幕深沉，沒有太陽，亦沒有月亮，更別論星光了。只有暗黃色街燈明亮的照著，生怕人們知道這是夜晚似的。

回到家，「噠」一聲，開燈，沒有光。「噠噠噠」依舊沒有光。「停電了……」

正要打開電話裡的手電筒，前方卻出現了光。我沒說話，反倒是他出了聲。「剛才突然就停電了……」我輕發出一聲，就脫鞋，放回鞋櫃，走到客廳，坐下。

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，一切都沒甚麼改變。沒有停電，亦沒有他。

然而，或許是因為屋裡沒有任何一點聲音掩蓋尷尬與靜謐。如今這局促的空間只剩下一種微妙的氣氛。

他關掉手電筒，走到窗邊，下了竹簾。原本來自街上的街燈發出來的光都被隔絕在竹簾之外。

玻璃窗關得緊緊的，沒有一絲風。竹簾也關上了，連一絲的罅隙也不見得會透出外面的光來。

黑暗，局促，像這置身在深海之中，因海壓而無法正常說話，甚至呼吸。但是在這根本喘不上氣的空間，我卻只能一動不動坐著，無法說話，亦無法動彈。

空間凝固了，像水放進冰櫃，凝結成了固體的冰。這黑色牢獄也降至了冰點。處於這冰凍又局促的空間，彷彿有東西在挨近我，然後在我身側坐下。

我們處於無形的囚牢中，隱形的鎖鏈來束縛著我們。

說是「我們」，但事實上是「我」和「他」。根本稱不上「我們」，就似是水火不容，兩者無法……或者說是不應該存在於同一個空間。又或者，應該說是兩者互相制衡。水可以滅火，但若火太大了，水會因此被蒸發。

「我」和「他」就這樣坐著。在深海中，落下竹簾的屋中，於這停電的黑暗中，「水」和「火」就這樣坐著「共處」。

這樣的相處都快一年了。屋裡就只剩下冷漠的交流。啊，其實也稱不上交流吧。一問與一答，一天下來，說出口的話也不過十句。

沒有光，沒有足夠的氧氣，沒有情愫。被他束縛著的我，無法作出反抗，唯有沉默應對。

四周的黑暗如同傾牆一般壓過來，全無光亮。我和他都被黑暗吞噬，只剩下我倆的呼吸聲圍繞，卻有著在海底裡無法呼吸的窒息感。

竹簾外忽然傳來蟬鳴與狗吠，這深海像是有了活物而多了一絲生氣。停電的夜裡，沒有光，沒有交流。唯一活生生的氣息，卻是來自窗外。儘管如此，屋內依舊是毫無生氣。彷彿被禁錮在烏雲蔽日，寸草不生，萬物都荒蕪的夢境，我是擱淺的魚，是枯萎的花，是腐朽的木，被棄於這片荒涼之中。

這間屋看似完好無缺，內裡卻早已四分五裂，支離破碎。在接下來的日子，這種情況又會持續到何時呢？



《文粹》編輯：陳文淇老師、陳笑鳳老師、黎美鳳老師、馬華礦老師